

我的姑姑去武汉了

“快点！再快点！来个大回环！我欢快地飞驰在雪道上”。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土豆醒醒，快醒醒，你姑姑要去武汉了，你给她打个电话吧。”我用力睁开双眼，不住地揉揉眼睛，恍恍惚惚地想：啊？武汉、病毒、医护人员！于是，我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什么，姑姑要去武汉？”“是的，这次华山医院又调集了 214 名医护人员前去支援武汉，接管武汉光谷同济医院的所有重症 ICU 病房。”我立刻抢过电话，姑姑那头的声音却是那么的平静、开朗，顿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不停地说：“姑姑，你去了以后要做好防护，累了就多休息，有什么要的东西我们会尽力帮忙的，你一定要小心点。”说罢，我把电话还给妈妈，看了一眼时间，2020 年 2 月 9 日凌晨 1 点 20 分。

我躺在被窝里，听着妈妈还在不停地嘱咐姑姑：“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定不要太累，到了武汉如果缺什么东西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在上海帮你们想办法，我们在家等你平安归来……”听着，听着，我忽然发现我流泪了……

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我即将出生。姑姑做为华山医院脑外科的医护人员主动请战前往汶川支援，那个时候大家都劝她，那里余震不断，非常危险，不要去。可她却说：“大震已经过去，我们到那里是去建立战地医院，住的都是帐篷，不要紧的。”可是后来，我们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她悄悄留下的遗嘱。再然后，我们每次说起这封信，都会调侃一下姑姑，而姑姑则每次都是笑嘻嘻地给我们一个白眼。

2020 年 2 月，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中国，我 11 岁。姑姑再一次作为华山医院的一名医护人员前往病毒爆发最厉害的地方——武汉。她将和她的同事一起接管武汉光谷同济医院的重症 ICU 病房，那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最近的地方。我在新闻里看到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义无反顾，他们的责任担当，他们已经疲惫至极却仍然坚持的身影，而我的姑姑在我的眼里一直是一个有着拆不完的快递，休息天喜欢睡懒觉，就像妈妈说的有时还有点作的姑娘啊。我想，姑姑肯定是怕的吧，但又一次，她选择了逆行。

放下电话后，我和妈妈谁都睡不着。我悄悄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刚刚哭了，我想忍住的，但没忍住。”“妈妈，我宁可早点开学，即使没有双休日也没关系，就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妈轻轻地说。

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 6 点 30 的上海新闻和 7 点的央视新闻成了我必看的节目，只要一听到新闻里提到上海医疗队，我都会第一时间飞奔到电视前，希望能看到姑姑的身影，但为什么每一个厚重的防护服下的身影都那么像我姑姑呢？

2月10日，姑姑她们的ICU病房开始接收第一位危重病人；2月15日，30张床位全部住满；2月20日，有3个病人转出ICU，看到这个消息，我忍不住高兴地跳了起来。而姑姑报平安的电话也成了我每天的等待。姑姑的报平安电话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平安电话。“姑姑，口罩有没有把你的脸上勒出印记啊？”“没事，我涂着润肤露呢。”“姑姑，防护服穿着闷吗？”“没事，站着就不闷了。”“姑姑，你用尿不湿了吗？”“没事，汗出多了就可以忍住了。”……我知道，所有的艰辛，姑姑，岂会例外，只是姑姑，你就不能做一个柔弱点的女子吗？

因为疫情，我只能天天待在家里，每天趴在阳台上，看着围墙外的黄连木枝上隐约可见的小嫩芽，我想，等到上面长满红叶时，姑姑就应该能回来了吧。

谢昀蒲

写于2020年2月28日